

通 俗 故 事

趙 樹 理 著

李有才板話



大連大眾書局印行

李有才板話

(全一冊)

實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著者

趙樹理

發行

大眾書店

大連浪速町一三三番地

印刷

中國印刷廠

大連大江町二番地

經售

新文化書店

大連浪速町一三八番地

各地經售處

公益書店
聚勝堂
興中書店
中華印書局

編印小記

我們蒐集了趙樹理先生寫的三篇通俗故事，編印爲一冊。恰好這三篇都是敘述太行山區鄉村中的一些不同的人物如何同農村封建勢力作鬥爭，並脫出其桎梏。所寫人物性格顯明，故事逼真，且文字通俗朴實，絕非華而不實的東西可比。就中「李有才板話」更有其特殊意義，已爲李大章與黎玉先生的介紹與批評所說明，一併附後，以幫助讀者了解。

一九四六，四，一日。

編者

孟祥英翻身

因爲要寫生產渡荒的女英雄孟祥英，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後來人也找到了，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樣生產渡荒，而是孟祥英怎樣從舊勢壓迫下解放出來。我想一個人從不英雄怎樣變成英雄，也是大家願意知道的，因此就寫了出來。

目次

編印小記

編

者(一)

頁

※

孟祥英翻身

趙樹理(二)

小二黑結婚

趙樹理(元)

李有才板話

趙樹理(吳)

※

介紹大家讀李有才板話和我們的群眾路線

黎玉(四)

介紹「李有才板話」

李大章(九)

一 老規矩加上新條件

涉縣的東南角上：清漳河邊，有個西峻口村，姓牛的多。離西峻口三里，有個丁岩村，姓孟的多。牛孟兩家都是大族，婚姻關係世代不斷。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字的時候，你想在這兩村問詢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很不容易問得準，因為這裏的「牛門孟氏」或「孟門牛氏」太多了。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婆家在西峻口，也是個牛門孟氏。

不過你却不要以為他們既是世代婚姻，對對夫妻一定都是很美滿的。其實糟糕的也非常多，這地方是個山野地方，從前人們說：「山高皇帝遠」，現在也可以說是「山高政府遠」吧，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為這個原因，這裏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婆媳們的老規矩是當媳婦時候挨打受罵，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不然的話，就不像個婆婆派頭；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由人騎來由人打」，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

孟祥英的婆婆，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就是個好嘴。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老漢雖然不贊成，可是也惹不起她——說也說不過她，罵更罵不過她，老漢還惹不起，媳婦如何惹得起她呢？

有村裏的老規矩再加上婆婆的好嘴，本來就够孟祥英倒霉了，可是孟祥英本身還有些倒霉的條件：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裏一個小弟弟。後來姐姐也嫁到西峻口。因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自己出嫁時候，姐姐也沒得來，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像這樣的娘家，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第二是娘家窮，買不起嫁妝。第三是離娘早，針線活學得不大好。第四是腳大，這地方見了腳大女人，跟大地方人看見小腳女人一樣奇怪。第五是從小當過家，遇了事好說理，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這些在婆婆看來，都是些該打罵的條件。

二 哭 不 得

滿肚冤枉的人，沒有伸冤的機會，常免不了要哭，可是孟祥英連哭的機會也不多，要是娘家有個爹娘，到娘家可以哭一哭，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小弟弟，不說不便向他哭，他哭了還得照顧他。要是兩口子感情好，受了婆婆的氣，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執行，向他哭還不是找他再打

一頓嗎？

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哭處：姐姐跟自己是緊鄰，見了姐姐可以哭；隣家有個小媳婦名叫常貞，跟自己一樣挨她婆婆的打罵，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此外，家裏造紙，晒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牆下，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在紙牆下哭得最多，常把個布衫襟擦得溼々地。

有一次，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就哭出事來了。一天，她一個人架着驢到碾上碾米，簸着米就哭起來了，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隨便批評了她婆婆幾句，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她怕暴露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當面不敢反駁，只好用別的話岔開。

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據她的經驗，年輕媳婦們到一處，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因此一見孟祥英跟鄰家的媳婦們談過話，總要尋找個岔子打罵一番。這次見她雖是跟一個男人談，却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因此她想：「這東西一定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聲名——非教訓他一頓不可！」按舊習慣，婆婆找媳婦的事。好像跟磨道上尋驢蹄印。步步不缺。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被碾滾子碾壞了個帶把，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因為罵得太不像話了，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

「娘！不用罵了，我給你用布補一補！」

婆婆說：「補你娘的×！」

「我跟我姐姐借個新的賠你！」

「賠你娘的×」

補也不行，賠也不行，一直要罵『娘』，孟祥英氣極了，便大胆向她說：「我娘死了多年了，現在你就是我的娘！你罵你自己吧！娘！」

「你娘的×！」

「娘！」

「你娘的×！」

「娘！娘！娘！」

婆婆不罵了，她以為媳婦頂了他，沒得罵個痛快。她想：「這東西比我的嘴還硬！須得另想辦法來治她！」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

三 死 不 了

一天，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向婆婆要布，婆婆叫她向公公要。就按「老規矩」，補衣服的布也不應向公公要。孟祥英和她講道理，說得她無言答對，她便罵起來。孟祥英理由充足，當然要和她爭辯。她看這陣勢不能取勝，就跑到地裏叫她的孩子去：

「梅妮（孟祥英丈夫的名字）！你快回來呀！我管不了你那個小奶奶！你那小奶奶

要把我活吃了呀！」

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梅妮就得回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他一回來，按「老規矩」自然用不着問什麼理由，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不過梅妮的威風却也有限——十六七歲個小孩子，比孟祥英還小一歲——孟祥英便把棍子奪出來。這一下可奪出禍來了：按「老規矩」，丈夫打老婆，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再經別人一拉，作爲了事。孟祥英不但不挨，不躲，又繳了他的械，他認爲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他氣極了，拿了一把鑊刀，劈頭一下，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

拉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差不多都說：「要打打別處，爲什麼要打頭哩？」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至於究竟爲什麼打，却沒人問，按「老規矩」，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

這一架打過之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各自漫散了，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閑。她想：滿理的事，頭上頂個血窟窿，也沒人給說句公道話，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這樣下去，日子長着哩，什麼時候才能完呢？想來想去，沒有個頭尾，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就吞了鴉片煙。

弄來的鴉片煙太少了，喝了以後死不了，反而大吐起來，家裏人發現了，蘸了些洗木梳的潑水，才救過來。

婆婆說：「你愛喝鴉片多得很！我還有一罐哩！只要你能喝！」孟祥英覺着那倒也痛快，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

又一次，孟祥英在地裏做活，回來天黑了，婆婆不讓她吃飯，丈夫不讓她回家。院門關了，婆婆的屋門關了，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關了，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裏。鄰家媳婦常貞來看她，姐姐也來看她，在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她也不敢開門。常貞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她在門裏低聲哭。後來她坐在屋簷下，哭着哭着就睡熟了，一覺醒來，婆婆的屋裏有鼾聲，丈夫的屋裏有鼾聲，院裏靜靜地，一天星光明明地，衣服潮得濕漉漉地。第二天早上沒有吃飯，午上還沒有吃飯，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趁着丈夫在婆婆屋裏睡午覺他回房裏上了吊。

鄰家媳婦常貞又去看她。聽見她公婆丈夫睡得穩穩地，以為這回總可以好好談談，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一陣叫喊，許多人都來搶救。祥英的姐姐也來了、把屍首抱在懷裏放聲大哭。

救了好久，祥英又睜開了眼，見姐姐抱着自己，已經哭成個淚人了。兩次尋死，都沒得死了，仍得受下去。

四 怎樣當了村幹部

一九四二年，第五專署有個工作人員去西峽口協助工作，要選個婦救會主任，村裏人提出孟祥英能當，都說：「人家能說話！說話把得住理。」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工作人員說：「我親自去！」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孟祥英的婆婆說：「她不行！

她是個半吊子，幹不了！」左說左不應，右說右不應，一個「幹不了」頂到底。這位老太婆爲什麼這樣抵死不讓媳婦幹呢？這與村裏的牛差差有些關係。（牛差差不是真名，是個已經回頭的特務，因爲他轉變得還差，才叫他「差差」。）

當頑固派朱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牛差差在村裏也是個了不起的人；後來朱懷冰退了台，保長投了敵，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四十軍駐林縣時，他也去跟人家拉過關係；真是個騎門兩不絕的人物。他和孟祥英婆家關係很深。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因爲造紙賠了錢，把地押出去了，沒有地種，種了他五畝半地。他的老婆，當年輕時候，結交下的貴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因爲互相介紹朋友，兩個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又是牛明師的地主，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差差，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事物交好，總還算件很體面的事。

自從朱懷冰退了台，這地方的政權，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實際上因爲「山高政府遠」，老百姓的心，大部份還是跟着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舌頭轉。牛差差隔幾天說日本兵快來了，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不論說誰來，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早就有點半信半疑；因爲牛明師家裏造紙，抗戰以來紙賣不出去，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並且由公家來收買，大家才又造起來。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贖回來了。他見這二年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以爲八路軍還不是真「不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他的念頭

就又轉了，他想人家這「桌面上人」，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孟祥英的公公對牛差差的話，雖然半信，却還有「半疑」，可是孟祥英的婆婆，便成了牛差差老婆忠實信徒了。她不管紙賣給誰了，也不管地是怎樣贖回來的。她的軍師只有一個，就是牛差差老婆。牛差差老婆說：「四十軍快來了」，她以為不是明天是後天；牛差差老婆說：「四十軍來了要槍斃現在的村幹部」，她想最好是先通知他們家裏預備棺材。你想這樣一個婆婆，怎麼會贊成孟祥英當婦救會主任呢？

工作員說了半天，見人家一個「幹不了」頂到底，年輕人沉不住氣，便大聲說：「她幹不了你就幹！」這一手不想用對了：孟祥英的婆婆本來認為當村幹部是件危險的事，早晚是要被四十軍槍斃的。她不願叫孟祥英幹，要說是愛護媳婦，還不如說是怕受連累。所以才推三阻四，一聽到工作員叫她自己幹，她急了她想媳婦幹就算受連累，也比自己親身幹輕得多，輕重一比較，她的話就活動得多了：「我不管我不管！她幹得了叫她幹吧！」

工作員勝利了，孟祥英從此才當了婦救會主任。

五 管不住了

當了村幹部，免不了要開會。孟祥英告婆婆說：「娘！我去開會！」說了就走了。婆婆想：「這成什麼話？小媳婦家開什麼會？」可是不叫去又不行，怕工作員叫自己幹

。她雖覺着八路軍「不行了」，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比八路軍更不行，要是公然反抗起來，明天早晨四十軍不來救駕，到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員帶往區公所。光棍不吃眼前虧，由她去吧！

婦女也要開會，在孟祥英的婆婆腦子裏是個「糊塗觀念」，有心跟在後面去看看，又怕四十軍來了說自己也參加過「八路派」人的會，只好不去。第二天，心不死，總得去偵察偵察一夥媳婦們開會說了些什麼。她出去一調查，「娘呀！這還了得？」婦女要求解放，要反對婆婆打罵，反對丈夫打罵，要提倡放腳，要提倡婦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樣飯幹一樣活，要上冬學……她想：這不反了？媳婦家，婆婆不許打，丈夫不許打，該叫誰來打？難道就不能打嗎？二媳婦（就是指孟祥英。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婦在裏頭種地）兩隻腳，打着罵着還纏不小，怎樣還敢再放？女人們要打起柴來擔起水來還像個什麼女人？不識字還寫不住啦，識了字越要上天啦！……這還成個什麼世界？

婆婆雖然耽心，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有工作員作主，工作倒也很順利，會也開了許多次，冬學也上了許多次。這家媳婦挨了婆婆的打，告訴孟祥英，那家媳婦受了丈夫的氣，告訴孟祥英。她們告訴孟祥英，孟祥英告訴工作員，開會，批評，鬥爭。

孟祥英工作越積極，婆婆調查來的材料也越多，打不得罵不得，跟梅妮說：「那東西管不住了！什麼事她也要告訴工作員！可該怎麼辦呀？」梅妮沒法，咬一咬嘴唇。

孟祥英打回柴來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說：「圪仰圪仰，什麼樣子？」孟祥英擔回

水來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說：「仰起仰，什麼樣子！」

要提倡放腳，工作員叫孟祥英先放，孟祥英先放了。婆婆厥着嘴，兩隻眼睛跟着孟祥英兩隻腳。

村裏的年輕女人們，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樣：見孟祥英打柴，有些人也跟着打起來；見孟祥英擔水，有些人也跟着擔起來；見孟祥英放腳，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腳。男人們也都不像梅妮，也有許多進步的：牛××說：「女人們放了腳真能抵住個男人做！」牛××說：「女人們打柴擔水，男人少誤多少閑工！」牛××說：「牛差差常說人家八路不好，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處！」

不論大家怎麼想，孟祥英的婆婆總覺着孟祥英越來越不順眼，打不得罵不得，一肚子氣沒處發作，就想找牛差差老婆開個座談會。一天，她上地去，見牛差差老婆在前邊走。她喊了一聲「等等」，人家除不等她，還走得快了。她跑了幾步趕上去，牛差差老婆說：「咱兩家以後少來往。你不要以為你老二媳婦放了腳很時興！以後四十軍來了，一定要說她是八路軍的太太！你們家裏跟八路有了關係了，咱可跟你們受不起那個連累！」這幾句話，把孟祥英的婆婆說得從頭上麻到腳底。她這幾天雖是憋了一肚子氣，可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天大危險，座談會也不開了，趕緊找梅妮想辦法。可是梅妮有什麼辦法呢？還不是母子兩個坐在一塊各人咬各人的嘴唇？

六 賣也賣不了

有一次，村裏的羣衆要去太倉村鬥爭特務任二孩，牛差差們說：「去吧！任二孩是人家四十軍的得勁人，誰去參加鬥爭，誰就得防備掉腦袋，四十軍來了馬上就要跟他算賬！」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聽到這話，全家着了急，雖不敢當面來勸孟祥英，可是一個個臉色都變白了，娘看看孩了，低聲說：「這回可要闖大禍！」孩子看看娘，低聲說：「這回可要闖大禍！」

這些怪眉怪眼，孟祥英看了也覺着有點可怕，問問別的媳婦們，也有些人說：「不去好」。孟祥英這時也拿不定主意，問工作員「不去行不行」，工作員說：「這又不強迫，不過羣衆還去啦，幹部爲什麼不去？」孟祥英說不出道理來，她想：去就去吧，咱不會不說話？

她一到太倉村，見羣衆滿滿擠了一會場，比看戲時候的人還多，發言的人搶還搶不上空子，任二孩低着頭，連誰的臉也不敢看。這會她的想法變了，她想：這麼多的人難道都不怕槍斃？可見闖不下什麼大禍。不多一會，她就領導着西峻口人喊起反對任二孩的口號來了。

開過了這次鬥爭會，孟祥英胆子大起來，再也不信特務們「變天」的謠言了，工作更積極起來。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自從孟祥英開會回來，牛差差們就跟她婆婆

說：「早晚免不了吃虧」。婆婆聽見這話越覺着胆寒，費了千辛萬苦，才算想了個對付孟祥英的妙法。

一天，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說：「這二年收成不好，家裏也沒有吃的，叫梅妮領上他媳婦去襄垣尋他哥哥去吧！」家裏沒吃的是事實，離開婆婆，孟祥英也很高興，只是村裏的工作稿起來了放不下手。晚上，孟祥英到婦女識字班去了，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談起話來。識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孟祥英回去取油，聽見她們兩人的半截話。婆婆說：「領到襄垣賣了她吧，咱梅妮年輕輕地還怕訂不下個媳婦？」姑姑說：「不怕人家告訴那裏的八路軍？」婆婆說：「不怕！那裏是老日本子佔着哩！」孟祥英聽了這話，才知道婆婆的高計，趕緊告訴工作員。工作員說：「她沒有跟你說明，你就不必追問她，你只要說這裏的工作放不下，不去就算了。」

孟祥英不去，婆婆也無法，白做了一番計劃。

七 英雄出了頭

夏天，龐炳勳孫殿英領着四十軍和新五軍投了敵人，八路軍又在林縣把他們打垮了。牛差差們一天聽說四十軍新五軍有幾千人過了漳河往北開，正預備宣傳宣傳，又打聽得是被八路軍在日軍的據點上俘虜回來的，因此才不敢聲張。事實擺在眼前，他雖不聲張，他封鎖不住勝利的消息。村幹部們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都高興起來，大大宣傳了